

V
C397.8
T78

渡古振旣錄序

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味
之不知則懼於飲食輟爲人情一日
不再食則餓聖人必不恐失人之不
味食以至於餓而又不能調和滋味
強而投於嚼蠟之口則且柰何曰人

子之事親也一七一著豈其盡遠於
親之口而惟為子者情愛無己有勸
達而已矣而莊子謂導我如父諫我
如子者以為明乎禮義而隨乎知人
心則忽乎其失自心之真者耳曰彼
其朝夕於是而翫焉奈何曰里有病

者服稀菴良久無益且罷置其醫者
歷驗而信不爽也則謀於其子及靈
歆之曰茲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
者蓋某服幾許白髮轉黑矣某服幾
許體逾健不難致數十里矣其人不
覺味乎其言而驟進之更數時而病

572920
21.9.1939

良已嗚呼不味則不更眠不更眠則
病終不已今欲為同志振翫計乎豈
有他哉亦唯是反覆使之味焉而已
矣

萬曆丙辰仲秋己亥朔鄒德泳識

復古振翫錄

湛源子鄒德泳揭

門人

劉士林

校

梓

立志篇

人生天地間農商有農商之事工賈有工賈之事獨
名為士而無所事乎孟子所謂尚志者士之事也志
者發於一念而所向無邊奮於頃刻而要於沒世晝
布以為的而挽弓者期於一矢之不虛攻城陷陣爭
歆先登以堅赤幟此所謂志也顧士之志在所以立

之孔子生十五便志於學學非他也即堯舜文武之學也所為祖述憲章者即預定於胸中矣孟子一生只是願學孔子所謂由周而來五百有餘歲一段承接意念勃然更無他誘故到底做成孔孟地位皆從當下發念直底結局未有異者吾儕自垂髫入小學便已讀聖賢書局亦思讀書將取何用豈如世界耽暢文義階取科名矜詫愚俗為修忽光景便罷了讀書事乎須知讀聖賢書即當效法聖賢書中字句皆是教人頂天踏地成參贊大業試一思想吾

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皆與古聖賢一樣如何便讓他獨做聖賢奮發一念決然要與他比肩齊駕此只在胸中一樹立間耳今人自童子時誰無要過人一念群聚而爭搏黍稷不以先人奪人為雄兩相競鬪至批頰裂面各不肯相下此何心也而吾輩轉用此念以歸於學則前無古人後無作者頂天踏地成參贊大業一唯吾所向往而已矣豈可甘心自小悠度日生為流俗等閑死與草木同腐却不虛度此生愧發鬚眉稱丈夫在世上乎或曰文明會中盡往有

奮起之主志者矣而無柰歲月悠長腳根難穩非不立
志之罪也冰應之曰談梅而口涎津、見菴而思染
指者何人不然此為意興偶感耳既謂之志則從士
從心此士此心打成一片況謂之立則如室中豎植
任是風雨不搖雷霆不撼死生身名直茅靡視之而
況人世富貴榮辱之小者乎昔先文莊當會罷之日
諸生有請傳火者荅曰銷諸君無如火杉枝然當其
焰也居然燎原之勢也頃刻息焉則燬燼一無有矣
此意氣之不可語於志也

識心篇

今所謂學者學為人也人非以形骸肢體之謂也形
骸肢體而可以為人則世之有形骸肢體者亦復不
少矣而何以曰天地之間人為貴乎夫人之所以貴
於天地間者以此心也維皇降衷於此宅為民秉有
彝於此根焉惟在人能識之耳今有人於此問之而
知其名與號不過識其名與號耳望之而物色其衣
冠服御不過識其衣冠服御耳惟與若人相親相洽
不但其言論丰采鬚眉肌骨予其神情瞭然入吾心

目即有似是者毫不能眩乃謂之識而今有能自識其心者乎此心不圓方寸託體而靈不涉色相隨緣便滿吾藐乎小耳而大可以通天地之撰者何吾明為人而幽不隔於鬼神之情狀者何吾偶託於一瞬而遠之合千古百聖之符者何吾於物特處其一而凡世之形色象貌天爵靈蠢無不有可以相通者又何則昭曠之中自有窠會因應之際具足虛圓而人特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紛、綸、憧、擾、使靈則詖常之體遂為昏沉忙昧之物如夢如痴如醉如

病故一有忿懣則之其所忿懣而辟焉一有恐懼則之其所恐懼而辟焉一有憂患則之其所憂患而辟焉一有好樂則之其所好樂而辟焉其甚也親喪可短兄臂可紵踰垣可從萬鍾可受笑罵可甘穿窬可肆墻間可乞糲斷可據肩然自便充然自滿而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者則不識其心之過也今吾儕既相期志於聖人之學則必先求於心而識其面目大氏人當斲喪之後渾淪全體不可發得而見之久矣茲欲識之將何求乎夫誠由致曲動必有倪如一本

不得其心當就其顛有沈淪而不視識之保民不得
其心當就不忍敲敲識之惻隱不得其心當就不見
休惕識之差惡不得其心當就呼號弗屑識之強恕
不得其心當就不受爾汝識之操存不得其心當就
平日之所息識之變化不得其心當就孩提之知能
識之識取其心從一線之覺充之至於火然泉達之
勢從須臾之悟擴之至於日升月邁之境無為其所不
為無欲其所不欲私意淨盡天理流行故自其無所
偏倚命曰執中自其無所駁雜命曰止至善自其不

遠源頭命曰盡性其人道無虧命曰得仁而究竟自
識心始此孔子所以有默識之云也

敢行篇

今世所以厭惡誦學者謂其談天說地而於自家心
身毫無有實際也然此非厭惡者之過也有故焉蓋
吾邑誦學日久剝竊成套登壇說法者率鄙薄學究
之常談望風歸往者競參辨宗下之超悟以談吐為
妙語以想像為真功即在班行坐列而心已不勝其
馳逐恍惚況能有求於身心實際者乎孔子曰文莫

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他日子貢問君
子子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故知數尚實行乃
孔門之所謂凝道而達天德者也今試究古人之行
一几杖有警一豆觴有箴盤盂刀劍戶牖一一有銘
大之自御射燕享喪祭冠昏小之至於洒掃應對進
退揖讓皆所以觀行也而今有能數古如此者乎且
置勿論矣唐虞虞開闢立教使契為司徒開示五倫我
皇祖紂天立極建學造士而明倫二字特揭高懸此
其所望於士將為虛談乎為實行乎無亦曰人有此

身世便有交涉有交涉便有職分有職分便有理道
而理道莫重於五倫故教之親義序別信使其日用
之間悅、焉有以自盡而無以自解故孔子一生學
問只此着力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以
事君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所求乎朋友則先
施未能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
餘不敢盡要使言行相顧慥、成一君子而後不虛
志學之初心嘻何其切近而精實也後之學者既不
知有人綱人紀之理而處其身於焉有焉亡之間藉

口於無思無為之臆以順適其目鼻之計教門日寬
學路浸蕩吾心已久醇有盡漓一旦而語以行古人
之道各自盡本然之職譬猶饗鴟鴞以鐘鼓而拘後
狸以冠帶也則有去而遠耳嗚呼將聖門褻倫盡分
之教盡為虛設而聖祖明倫之揭示不反為士
子桎梏耶夫士惟無志也則已既已定志則將思古
聖賢如此着脚吾亦當如此着脚而一言一動一事
一物豈容放過吾所以對帳不數者由於生澁而苦
難所以生澁苦難則以頭緒煩多不能周到分心分

事未免照此而遺彼耳吾試問諸君從古聖賢豈有
四耳四目四手四足以幹辦勾當却何能萬善俱備
百行無缺假令待一一點檢一一修持則除非有四
萬八千卅陀羅臂四萬八千清淨寶目者不知何如
而聖人之教豈必需此中庸五道三德歸於一誠大
學三綱八目要在知止、即誠也吾儕真誠向學工
夫純常志氣清明杲日橫空則千枝百節不見其煩
此酬彼應一行無事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由此得力
也孰謂敦行興識心有二乎哉

反己篇

反己之學蓋三見於孟子橫逆之待則人情事變之偶值君子躬厚而薄責人宜如此矣行有不得皆以反求則行無有不得者矣仁者如射、者正己而後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求諸己而藝日以精當無有發而不中者以此况仁、可知矣君子曰之三反者一以順逆一以應遠一以勝負皆自有對待而言者也要之聖賢之學更無別法凡其肫、懇、顯詔徵諭以示來學者無非此旨蓋守

約之真詮宰世之大義而惜乎學者之不達也蓋天下莫非己也當堯之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鳥獸逼人至無所得食蓋說者莫不謂洪荒初闢氣化未暢豈如天之聖應逢其灾害而書傳所載則曰洙水誓予以此何心也禹任治水便思天下之溺由己之溺稷教稼穡便思天下之饑由己之饑湯之誓衆則曰萬方有罪、在朕躬而伊尹相湯則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克肇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又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非予覺之而誰也比數聖人者皆舉天下艱大之

任反而責於一人之身真、切、若推之而分不容
諉捨之而擔無可辭者則不私其肝膽以成其陋是
以如是其大也是故求人無己者倚人而立者也倚
人而立者將一身之不能容而何以容人反己無己
者與人為體者也與人為體者則且不見有人而安
能恕己吾觀春秋之世王綱解紐禮壞樂崩彞倫假
數孔子不過東魯之一匹夫何預乃事而汲、皇、
與門弟子周流天下輟環不休異得唐虞之盛身親
見之及陳恒弑君沐浴請討諄、三子之告畧不厭

煩誠四顧無人以為我教化不明乾坤倒置故使亂
臣賊子接踵當世非予之責而誰責耳是故春秋之
修家鉞予奪何等森嚴嘗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
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反求諸己為何如哉蓋孔
子之心何論一世即天地變態便引為泰誓之缺萬
物一或失所即認為保合之疎蓋含天地萬物更無
有己、外更無有天地萬物而況同人乎是故章句
之儒縫掖之子但見孔子於子臣弟友之未能以為
反己不憂不懼不惑之未能以為反己默識學誨之

未能以為及己修德誦學與夫遷改之憂以為及己
三代之英有志未逮以為及己而不知聖人之視天
無非己也聖人相印之學無非及己也象山先生曰
宇宙內事莫非吾分內事吾雖欲自異於天地而不
可得天地雖欲自異於我而亦不可得此正所謂先
立乎其大而千數百年之后所以承接孔孟之統吾
有取於斯言而已嗟、人不識己橫生畛域語言形
迹頓起芥蒂甚至親戚仇讎家庭矛戈積漸成俗
莫可捄挽實使我同志轉移之夫堯舜伊孔之大及
已久矣其不容易言矣當此之時有以孟氏待構達
者時、提為自修之助亦賢矣夫

破習篇

夫士貴敦行而世有相習以為行者非所貴於行也
習也妨其所當行者也故行其所當行則德日起而
大有功妨其所當行則見日陋而業隨墮故學者不
可不知也今夫世之相習以為行者則未嘗不以為
緊要必不可缺者矣童而父母教之家門競之有不
若人者則親戚友朋以為耻而天下具眼之人硬腳

之士又往、不可以多得故至隨俗習非恬然流靡
而不以為怪今夫喪主乎哀號人於父母附身附棺
常恐異日之悔然往、死者落枕輒先籍記客席幾
何散帛幾何作佛事幾何庖厨虛靡鼓樂喧至其哀
死所謂中心達於面目者殆不可以形容矣喪者祇
也父母沒身之安宜加慎重而世輒重題祠二興遠
招貴侶特迎禮數而又有以致客為業者趨走及吾
其精神及不逮一杯之受婚冠生人大禮三加之祝
同志便可成禮而人多廢之然又輒盛備茶果以遺

親戚何不轉而用之於一醮若婚之六禮今一切盡
畧女家但責聘財男家只問奩資始末嘗相好而竟
以相尤此豈其所當行者乎姻戚相締視之常朋友
宜更加密而世苦門面互相迴避又不若不結姻之為
舊交如故也酒席原以洽情惟專官貴人不敢輕邀
者宜自安其分不然則二簋三爵儘可盡相知之歡
而世務為加豆遂至彼此不交又其甚者永日修塗
人餓馬疲友朋望門而驅車親戚匿迹而紆道此非
囿於其習而妨其所當行者乎且非獨此也又且有

沾、喜者今人一得科第踴躍祖宗此自人情之所
同也然不曰借此地位做好人行好事光榮不信於
科第乎乃驚尚浮華詫赫聲勢以為吾能張大其門
風事焉而務簡行焉而務恬不大得便宜乎乃別設
行徑招納事端以為吾能恢廓其行藏靜對一几閱
展一卷亦吾儒大快受享也而以客子往來飲食微逐
為能善其交游子弟賢者教之不肖者摧之一令安
靜不替其家風足矣而縱之衣輕棄肥容飾都雅以
為能世其其裘親戚有事但宜曲意解紛或告以律

理使自斟酌乃至不嫌閑說把持公府以為能學其
親族友朋以勵志勗業古人定交而后求則求亦有
限矣於是乃有輕裘車馬之相通而今或以制義相
投偶諧意氣其未過也輒以干謁相助為力其既過
也又以宦地抽豐為報而世之人見其如此又以為
能學其交遊而不知此教者皆習使然也非所當行者
也故崇祖如此虞強於辱優身如此疑處於劣愛子
弟如此疑同於憎篤親如此疑淪於偷學友如此疑
準於濫要之純風既遠古道日微其聖賢之所當行

率不便於行而世之習以為行者即欲不循而行之
而不可得故令耳目易向去處失宜今吾儕相期請
聖賢之學便相期為聖賢之人而卒歸於世俗一輩
人也可乎哉故特拈之使士知敦行先以破習為本
祛惑篇

學者惟無所疑於心則其信道也專信道也專則日
積日累工夫自有究竟如人之行路一意遠燕則望
九而趨一意走廣則望南而行中間更無遲疑以軌
誤其路程此學問第一緊要處也孔子之時道術斷

岐蓋亦有崇隱為知行惟為行者矣而聖人以為中
庸之理毫不容加諸不由六經之道而談者皆異端
惑世者也故惟力亂神皆所不語至於其所罕言即
命與仁亦不輕發誠懼夫中人之質不能平安達天
而求之恍惚杳冥之地遠以滋其惑耳逮至戰國邪
說橫盈其言揚者謂天下各自守則治其言墨者謂
天下各相為則治彼實有此一段道理以鼓率天下
而不知無愛病仁為我病義非孟子完及無父無君
之害以距其說則充塞仁義惑世誣民害寧且有既

耶當是時孟子實憐、懼焉非為二說之偏持懼也
懼天下惑於其說而心術壞亂心頗則政隨之政頗
則事隨之而斯世斯民不獲被聖賢仁義之澤故距
之如是其亟耳今天下統一聖學吾邑先輩傳君一
軌而近時則儘有談禪之子攬入於聖學之塗者彼
其以輪迴報果之說煽動人心猶不失使人趨善避
惡猶可借為聖門權教至直信無去無來而曰四大
皆空六親假合以色相皆從心造以修証盡為業識
噫是之為說則操戈弄刃不殊於東羽夷九即至屠

父戮君視與殺豕豚魚鱉乎無少異而人將相食又
不但楊墨之為害烈矣吾儕既相與諸聖學容可惑
忘於此乎或曰之說也非高眼超識不能而儒門正
坐淡薄不能收拾此輩安可非乎泳應之曰今盡使
天下人皆岩居川棲滅煙絕火則此說何不可通政
為生人倫類往古來今所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櫺
桷全在此學非賴聖教講明其理開以身心意知之
功究及齊治均平之術使之各相循習共登大道而
感系信著說任其輩鼓末學小生茫乎如與針之盤

摩乎如無根之植好奇喜新保不傾挫難矣似此成
風所謂雖得天下豈能一朝居而治之哉近日有友
問論語大旨冰曰孔子有二語足以括盡一部問何
語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曰女安則為之斯以
為祛惑之要論其亦庶乎其可也

格物篇

格物之為說多矣吾將從其心之所明者請就諸君
正之竊謂自有乾坤以來應有此學矣大易不云乎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夫乾主乎知而大始云者言乎

始萬物之理也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則為物之
理已具而要非虛懸也坤主乎作而成物云者言乎
成萬物之能也故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則物生之
相始成而要非頑具也乾非虛懸坤因之以效其用
坤非頑具乾託之以顯其神是故萬物之生莫不受
質於坤而所以生者又莫不秉靈於乾、坤合而後
有萬物昭、明矣人也者又萬物之靈秀者也當其
生也孰與之靈孰賦之質乾坤豈有偏焉是故必乾
坤合體而後不失為天地之肖子顧所以取肖於天

地者功安在乎竊以為致知在格物一言盡之夫大
人之學從天下國家而歸本于身又從身心意而求
端於知則致知二字可容易談哉當此之時為好為
惡方有其倪為欺為慊正處其界從害利而言之是
為舜蹠之閑從陰陽而言之正在姤復之際所謂幾
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獨此知也故於此而致不得
力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於是喻為利求為人達為
下其於世也為比為驕為同為可小知為難事易悅
而日流於禽獸之歸則致不得力神為物役也是謂

物之不能格也誠於此致得其力則人欲淨盡天理
流行於是喻為義求為己達為上其於世也為周為
泰為和為可大受為易事難悅而日進於聖賢之地
則致得其力神為物宰夫是乃謂之物格是故物之
格與不格所以分明知之致與不知蓋物者與生俱
生知者與物俱貫故必論知於物則明察落實是謂
以坤而乘乾而乾不涉賓物而曰格則明察非迹是
謂以乾而點坤而坤不着相至此則有無內外上下
大小渾含無迹夫是乃謂乾坤合體夫是乃謂克有

天地而完其為人程子曰質善者明得盡渣滓便渾
化却與天地同體此之謂也昔陽明先生萬苦千辛
提出致良知三字愚謂物至於格方始見良知即此三
字便已包總無遺了而獨其格物一解屬心未安故
借此會上為請益地云

幾希篇

心一也自其動以人而言命曰人心自其動以道而
言命曰道心人心不能棟出道心以自為一心道心
亦不能棟出人心以自為一心大易剥復二卦相為

消長總此陰陽一圖所以謂善惡皆天理其說雖甚
奇而終不可謂其非自然之理故曰皆天理也然人
心在人懂、往來汨害無端實是危的道心在人渾
淪無迹時見端倪實是微的自古聖人立教常欲抑
陰扶陽而道心往、為人心所蝕所存無幾故聖人
持常點出示人名曰幾希幾即几也希者狀乎其微
也即虞廷道心惟微之旨而單舉言之恐人陷溺之
餘尋覓不得其面遂至培害反覆銷滅殆盡欲人根
究其微處而加功如山木萌蘖不可失養至聖賢扶

陽之意如此今夫幾希之說三見於孟子而皆通於
復之說今人見得自己衣冠鬚眉儼然丈夫視飛走
蠢動之類曰彼禽獸也貴賤之間何止徑庭孟子特
呼而警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此幾希耳人不
能從其微者而長養之使危者戰勝即何以異於禽
獸若是而復之義可不講乎又人性、見得聖人望
而畏之曰彼當是天生另有一種善根何可易及孟
子又特呼而勉之曰舜之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
此幾希也彼特能知其微而長養之聞一善言見一

善行便若决江河沛然莫禦則危者退聽微者充實
所致也而復之義又可不講乎乃又有一等沉陷蔽
錮漠然不省試告之曰汝可聖也可賢也則忙然不
知其心孔作何面目孟子特從夜氣拈而示曰當此
之時其好惡猶與人相近者此幾希也而特患不知
長養終事戕伐則微者藏頭掩面危者攘臂其摧逐
至盡禽獸不遠而原其本來心體當不至此若是則
復之義又可不講乎易於復之初爻特以與頤子曰
不遠復无祇悔无言又曰頤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不

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也庶幾者庶於幾上用
功也知不善未嘗復行全在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致
心全坐忘何危不安進未有止何微不著哉孔子贊
顏曰得一善則拳、服膺而弗失之一即舜之中也
贊舜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即顏之一也而他
日顏子亦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則
豈非至明足以燭危微之介至健足以鼓精一之功
所謂得其二萬事畢非俗學揣摩彷彿所能望其津
涯者歟要之無殊此幾希之理在聖人如此在大賢

如此人之以為人如此禽獸之不可語於人如此得
失之介幾微之間可不懼哉可不思哉

自得篇

嘗惟吾輩誦學者世輒目為假道學此在行不顧言
事體多乖者勿論即斤、繩檢惟恐有失亦不可謂
非苦志於學矣然以此言真恐亦當有商量者大凡
得之己者為真而徇人者便非真也今世學者莫不
望一法門以為宗其師之言然而弟子之言不然即
懼為畔師而不敢出其師之言不然而弟子以為然

亦即懼為畔師而不敢出雖或別有所聞亦既恍然
有省以為聞所未聞矣然終膠固原說不一為遷徙
之圖則是其所以學者徒傍揆粉飾幫扶門戶雖極
意求真而其中終非自得者皆假也夫學無門戶只
一自得而已今學者蓋蓋言求仁蓋言復性矣問仁
之說即孔門已自成套乃孔子各隨其人教之不為
套也今故萬古心學昉自唐虞堯之命舜曰允執其
中舜聞以危微精一而已曰仁曰性樂末有聞真箇
但曰慎厥身修思永湯誥一篇乃曰惟皇降衷若有

恒性則性之說所從來豈前此曰執中曰精一另是
一指耶論語一書絕不言性以子貢穎悟之極尤曰
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今世學者非言仁則言性豈
真於所謂性所謂仁者有默會耶亦將俱涉粗淺而
以此為門戶舊說可藉而匿其所養耶夫孔子再傳
而為孟氏則曰集義矣閑闔濶洛雖亦不廢言仁而
主靜其要矣自後或居敬或窮理或識心或養自然
至陽明先生始揭致良知之說以開示天下又與所
謂居敬窮理識心養自然者畧不相襲千古大儒各

為性命了當一生豈中無所見而故創起以新門戶
耶故創起以新門戶亦非所語於真儒之心矣吾以
為自堯舜孔孟以至諸先輩其所以為學者皆自得
也蓋生人之理雖一而各人之發竅不同易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
之仁智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夫日用不
知者古今夥矣即仁智者之見原自不同而况有千
百其見者乎故各就其發竅之處約而參於原來生
人之理或偶觸於聲響或忽達於應感或觀前賢之

書而中心契洽或遇景物之變而理趣躍然或當困
苦之極或緣夢寐之覺此際此裏真有舉頭觸目無
非是物橫撞直衝更無他岐獨心悟之有驟難拈出
語人者夫是乃謂之自得自得者與得人之得殊不
相似魯點當夫子問志而舍瑟而作尚有铿爾之響
即不必春風沂水之對而其自得固已遠矣夫子一
貫之旨門弟子無不艷心以為問於曾子庶幾有得
焉而曾子直以忠恕訓之此其為傳且習者何神也
而拘宗下之轉語為哉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

歆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
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至於左右逢源而六通
八達雖與堯舜孔孟共証一堂可也故君子歆其自
得之也

近譬篇

世界一人已而已矣而惟知道者能同人已於無兩
同人已於無兩非并耳而聽并目為視并心思而營
慮之謂也要使世界各相安焉而已矣今夫造車於
室出而周流天下無不通者其轍同也不知足而為

屢我知其不為簞者天下之足同也是故人各一心
雖千百萬億不能數計而心、可以相通即千百万
億不可以數計之心還如一心故大學曰絮矩孟子
曰強恕子貢問有一言而終身可行孔子亦教之以
恕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謂近譬也是故吾歆愛
身人亦愛其身吾歆上人亦歆上人吾歆利享人
亦歆利享吾歆美田宅人亦歆美田宅吾歆尊官厚
祿人亦歆尊官厚祿吾歆據勢便利人亦歆據勢便
利吾歆私其子弟人亦歆私其子弟吾歆長有全

名入亦欲長有令名種、色、念頭更不須從人身
上設想光景但就自家真情實意不要生翳起障使
看得玲瓏明明白白而此處便未免有相礙相
礙則相忌相忌則相圖相圖則相競相競則相爭相
爭則相傾相傾則相陷是故心有陷穽言有荆棘動
有城府事有戈矛自古殺身蕩家亡國覆祀者相属
皆由不能設身處地謂唯我可以加人而人不能加
我故也皆不知近譬者也不知近譬是為不學之人
故母論已今即就學者商之一堂之上參諸諸賢得

無有人已間隔形骸畛域已非而任為是人是而抵
為非者乎母有已躁而云靜人靜而云躁者乎母有
已貪而怒為廉人廉而訾為貪者乎無有已暴而飾
為仁人仁而指為戾者乎無有已肆而謬為謹人謹
而斥為悖者乎已悖而以為修人修而反以為悖者
乎不思人之視已亦復如是人之責人亦復如是易
身而處易口而辨易目而視易耳而聽易黨而爭一
間耳則是一堂諸賢雖名蓋簪實隔肝膽無益麗澤
反長藩籬當下已不收近取之譬而何以高坐而談

仁體乎聞之曰明鏡可以晰鬚眉止水可以鑑妍媸
言貴虛也故學者必求心虛心虛然後見己明見己
明故推之人者恕孔子立教大要使人識取心體俱
立俱達包羅萬象此體何等廓然何等虛而識取
不及則姑強恕以求之蓋觀於老安少懷之志詔告
師冕之諄切則聖心虛體何待勉強學者須曉此意
斯得

日新篇

今人於果蓏蔬品一歲一新未有不味者也舉業之
家得一新義則相與艷賞不置獨於此學而不求其
新何也仲虺之告湯曰德日新萬邦惟懷而湯受以
銘盤則曰苟日新日、新又日新夫虺特以日新警
湯、誠服膺日新足矣而曰日、新者謂二日之新
猶為暫也又日新者則又虞日、之新或有疎也功
何如密也蓋自天地生人而賦以明德朱子所謂人
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理而應萬事此其德
也而人乘以二五雜操情物多搆則迷亂昏昧之日
多而顯露昭明之日少故日新之功於是為要而吾

因是求之於湯則書載其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矣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矣克寬克仁彰信兆民矣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矣噫斯是其有可以日新者歟今吾儕學問之士衣冠之子登平文明之講於書傳所載父兄教之朋友率之其有能以聖人日新之功反而自求洗濯澡雪以日新其德者乎夫歌舞淫湎迷心之媒也營財殖貨焚志之乃也任耳偏聽亂德之榮也怙終遂非陷身之牢也苛縱不秉湮腑之塵也決禮敗度腐腸之藥也夫為迷為焚為亂為陷為湮為

腐其何新之興有而曰日、新乎又日新乎今與諸君約決向往之志勵法聖之功今日有今日之課其明日則視今日又當有不同矣今月有今月之課其在明月則視今日又當有不同矣今歲有今歲之課其在明歲則視今日又當有不同矣毋從匪彝毋即惰淫毋滿志毋自用毋謂人莫我若毋替厥終日、刮磨日、潔淨時、洗刷時、光明務令私欲爭盡天理純全虞淵日出橫空普照夫是乃謂日新之盛德夫是乃成富有之大業而吾輩今日學聖之心始

免無負矣或曰此不過明、德之喫齋語耳既日新
矣更有進步乎曰不然孔子十五志學而立而不惑
而知命而耳順而從心不踰造此地位日有新色可
不謂進步乎孟子由善信而美而大而聖而神又不
日有新色乎子謂顏淵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
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吾輩誠能不惰如回則不患
不常新矣

求友篇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
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若是則無入非益也更奚需友哉曰不然此論於友
道之窮也夫師友何可少哉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
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
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
親夫謂五服得之而親則人道之益何如而奚可少
焉管子之治齊也令士群聚而州處間燕則父與父
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父兄之教不肅

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
孟子謂齊大夫曰子欲子之齊語也將使齊人傳之
乎楚人傳之乎恐一齊傳之衆楚咻之雖日捷而求
其齊不可得已故夫磨礪砥礪不見其斲有時而器
漸染薰陶不見其為有時而變誦習討論不見其辨
有時而達誘掖夾持不見其動有時而成則師友之
益之謂哉是以古之聖賢學、汲、唯友是務東唐
虞吁咈洙泗絃歌君臣師弟韻高千古嗣是而降卜
商感嘆於離索孟獻投分於忘勢荀子寄論於蓬麻

端木取資於利器是故廊廟有賓師之位王公有
布衣之交貧士有剜脛之托素交有金蘭之藉非是
則志業卑、學行無聞焉蓋友道若斯之重也今吾
儕從事此學商策盟好豈曰無友第不知精神真切
比先賢孰勝締聯端確較先賢孰得今一堂之上虛
心自評有能披肝露胆不分形迹以相証者否有能
及復細繹實求體認惟恐相負否有聞友之善若己
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否有聞不善如負刺在比時
刻不能置念否有見義則先志導引務成其美見不

義則倡事提防恐成其過否有隱過微失不令蔓滋
攻之至面發赤不避否有、疑必晰有獲必商三往
五來不厭煩否有時相稽切証難不令一暴十寒否
先文控惜陰申約曰邇來虛心稽切而精進者寡因
循者衆不發於相率而為善柔乎善柔字面儘可借
托放過而陷友因循終無長進今日如此明日亦復
如是今年如此明年亦復如是人生百年光陰有幾
而坐枉此生東流豈挽則是得其人而受益者莫友
若也失其人而受損者亦莫友若也故夫求友不可

不慎也此學之最要緊著也

附申明院規四條

一大會舊時歲止一舉費尚不給近賴

諸當道作興乃有兩會然亦得直年諸公專心拮据
始克及吾至餽胙一節尤兄甚矣志載唯

父母師長及諸長者陪席量時增設此外餽止六品
但要酒飯及時不取多味而近或有日旰不得入
席者有務增多品以避諱者兩俱失也今後但照
志刻行其盛設一節除肯損己者任從勉強若扣